

谷童 著

人 里面哪有你

春风文艺出版社

一部全景式反映自由新闻人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集中描绘了
SOHO一族的日常行为以及由此衍生的**光荣与梦想**

里面哪有你

谷童著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谷 童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里面哪有你 / 谷童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5.5

ISBN 7-5313-2914-X

I. 人… II. 谷…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32867 号

人里面哪有你

责任编辑 张玉虹

责任校对 陈 杰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blhz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5mm×210mm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9.75 插页 2

印数 1-15 000 册

版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19.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1-84791806

第一章

男人的欲望通常在清晨发作。

像一个错过了发情期的畜生，在夜的后半截骚动不安。

天亮的时候我被自己的小兄弟弄醒，它倔强地挺直了身子，跟若智和我顶嘴时一个德性。我知道自己对它已经冷淡了好些日子，长时间缺乏推敲，任谁都会有脾气的。我拿它没办法，在女人面前，它往往是先我脱颖而出，它比我有更强烈的表现欲。

抚今追昔，我所遭遇的人间冷暖，只有它与我甘苦与共相濡以沫，并且支撑着我作为男人的信念和精神。它从不在我得意时趾高气扬，始终保持着它的平常心。没有它，人里面尤其是男人里面不可能有我。它有资格要求我对它呵护，我也有义务对它好一些。

可是，单身男人的夜晚真他妈难熬。

我侧了身躺着，以免它遭受被子的压迫却要我来承担痛苦。

先做一下自我介绍：谷童，男，28岁，大禹工作室掌门人。有婚姻前科，花开一季而肾强依然如故，好酒、好色，自由职业者却非性自由者。现有未婚妻一名，大号秦蓁子，荣城市大秦公司经理。

因为服过一年的有妻徒刑，使我深知男女之乐的同时又深受其害。导致我在回归自然后经常陷入饥寒交迫的窘境。感谢我的双手，



它在我的小兄弟造反时义无反顾地充当了我的前妻，对之进行了怀柔却不人道的镇压。

这种情况直到我再次遇到秦蓁子才有所改善，我们作为彼此生活中的第一个异性，有理由在历经八年的思念后结束这场跨世纪的苦恋。我们都有过寻寻觅觅，到最后才发现只有对方是唯一适合自己珍藏的版本。

但现在，无论我怎样分散注意力，我的小兄弟就是不肯低头。在我想起蓁子的时候，它变本加厉地和我较劲，像一根欲望的旗杆，迫切需要我为它升起一面旗帜。我惭愧自己在这时候不能满足它，以致它激昂的姿态有如斗鸡。

没办法，我只好给蓁子打电话：“喂，请问是消防队吗？”我憋着嗓子问。

蓁子睡得迷迷糊糊，和风细雨地说：“喂。”

“请问是消防队吗？我这里失火了。”

我听见蓁子一翻身坐起来，拿过电话机看号。我竟然忘了她有来电显示。

“谷子，你干吗呀？”

“亲爱的，我想你了，我要你来救火。”

“哪儿想？”蓁子在另一座城市的另一张床上变得嬉皮笑脸起来。

“上下都在想，万众一心啊。”

“啊呸！”蓁子说，“你只有在这个时候才想起我，才会给我打电话？”

“内外交困啊，想不打都不行。亲爱的我问你什么时候到兰州来？”

“我最近特别忙，你就不能过来？”

“我哪过得去啊，工作室刚和二十多家报刊签了供稿协议，又在十几家报纸上开了专栏，每天都要发出去几万字的稿件，都把我缠



住了。”

“谷子你别有情绪哦，慢慢就会好的。”

“我没情绪不代表别人没情绪，连小兄弟都开始闹革命了，这阵子在向我示威呢。”

“要不这样谷子，实在忍不住了你就找个情人，不过你的所有权还得归我。”

“我呸！你这不是存心毁我吗？我就是有贼胆还没那贼心，再说了，有谁能赶得上我媳妇蓁子？你这算什么？”

聪明女人只有两种：宽容大度和欲擒故纵。反正都能以自己的魅力把男人完全控制。

“我说的可是真的呢，”蓁子在电话那边嘻嘻笑着，“这叫一颗红心两手准备。”

“我可是两颗红心一手准备，时刻准备着在你面前英勇献身。”

“好吧谷子，我抽时间回去，你这些天听话了没有啊？”

蓁子的话让我有了些许的感动，其实我们将来的“家”就在棠城，她却说抽时间回来，而兰州，仅是我混饭的一个据点，就这名列世界50强的大气污染，蓁子也坚决不同意把我们的第二代生在这里。可是现在她说了，这里是我们的家。只有家，才是可以回的。她在以我为中心。

“我一直都大义凛然宁死不屈始终以三个代表坚持着四项原则，你就放心吧。”

蓁子咯咯地笑起来，说：“又贫了不是？你可要按时吃饭啊，胃还疼吗？”

和蓁子聊了一会儿，感觉好多了，看看时间，离上班还早，却没心思再睡，索性起床，穿衣服时看见墙上大照片里的蓁子在朝我



嫣然巧笑，不由看着她的眼睛模仿了半天思想家，心说过得这算什么日子呀，还没结婚就尝到了分居的苦头，结了婚又该怎么办呢？

街上还没多少行人，连一向早起的电车都没上街，空气也略显清新。顺路看了几家牛肉面馆，竟没一家开始营业，开门早的也只见几个头戴白帽的小二在店堂里忙碌，大师傅在案板上和一堆面拉拉扯扯。

什么都没有走入正常，这个早晨却已经开始了。

在小会议室里，我们开班前会。

我把前一天采访盲流村的事向他们说了一遍，征求他们的看法。

周洁说：“我发现南方一些媒体开始关注都市边缘人的生活，估计这是所有新闻媒体都会涉足的一个选题。我建议继续采访这个，做成一篇大专题。”比我大4岁的周洁原是省内一家大报的记者，因为性格耿直刚烈，常受主任的压制，愤而辞职，在我成立工作室时她欣然加盟，被我奉为首席记者。

若智说：“这样的稿子哪来卖点？还不如多来点煽情的情感稿，城市人爱看，编辑也爱发，多省事。”

“我觉得可以试着做一下，”摄影记者南子非说，“不管任何题材，只要采访扎实，总是有东西可挖的。对了，今天早上A县的通讯员小王打电话报料，说当地一个村子里出了一起特大命案，村主任一家四口全被人炸死，案子已经破了，据说是因为计划生育的事两家结了仇，先是村主任硬逼着这家的女人去做引产手术，当时已经怀孕8个月，结果在半路上就早产了，是个男孩，村主任不由分说抓起来就在路边摔死了，几天后村主任全家就被炸死了。头儿你说我用不用下去采访一下？”

“像这样因为计划生育引出命案的事，”我扔给他们每人一支烟，

自己也点上一支，说，“媒体是比较忌讳的，这样吧，你下去采访，把计划生育绕开，这样的稿子可以给《知音》杂志。”

周洁说：“建议给办公室招聘一个秘书，负责日常事务，我一个人忙了这些就没法写稿子了。”

“行，过几天你去招一个，把你腾出来做主要的事。”

“最好是找一个漂亮的女秘书。”一直没说话的禹华忽然冒出这么一句。

他们都笑起来，我板了脸说：“正经话你怎么没一句？”

在工作室的5个人里，24岁的禹华年龄最小，他从兰大新闻系毕业后进我原来的报社实习，正好分在我的名下，他在实习阶段一直由我带着，直到他转正，还经常跟我合作采访，我辞职时他不满报社每月300元的工资，主动出来做了我的随从。

“正经话都让你们说完了，我这个小字辈也没啥好说的。”禹华说。

我看了他一眼，转头问别人：“对盲流村的采访大家还有什么看法？”

“认准的事就干吧，我支持。”周洁说。

“我坚决反对！”若智说，“对这些题材投入精力实在不值，就是风花雪月的文章也比这来钱。”

“我们可不是要靠风花雪月来发展的。”

“你这样的头脑真不可以领导我们，排第一位真是抬举你了。”若智偏着头准备和我斗嘴。

“呵，我排第几位不重要，只要能领导你就可以了。你觉得你能排第几？”我说。

“你看我能排第几？就你的眼光。”

“虽然我们只有5个人，我还是愿意把你排到第六。”

若智沉闷了几秒钟，啪地一拍桌子，面前那只铁皮烟灰缸跳起





来，又“咣当”一声落下，弹出几个烟头，在烟灰上翻滚。人也随之面红耳赤，站起来准备出去。

“若智你干吗去？”周洁问他。

“不干了，回家。”若智头也没回。

我笑着冲他的背影说：“记得10点以前回办公室。”

安排了南子非下去采访，我也准备去采访一个叫江玲的出租车司机。

周洁走进我的办公室说：“你刚才那句话也太刻薄了，若智一走，还会再来吗？我们现在正缺人。”

“你就放心吧大姐，他就那德性，待会儿我跟他一起去采访。”

“你真这么有把握？你那句话扔地上都能砸出个坑来。”

我收拾着采访包说：“养狗的最知道狗的脾气，他犟哪还能犟出我的手心？”

出了办公室，我给若智家里打电话，问他：“在干吗？”

他气哼哼地说：“睡觉！”

“跟我出去采访。”

“不去！”

“少废话，三分钟之内到你家楼下等我。”我挂了电话。

我赶到南关时，若智已经站在他家楼下。看见我过去，斜瞪了眼说：“你哥的腰子，敢当着别人的面骂我？”

“我喜欢骂，谁让你犯贱？”

若智长着一张可以让40岁以上女人推迟更年期的嘴脸，这个从小学就开始过性生活的家伙单枪匹马阅人无数，年近三十却仍然管不住自己的生殖器，大婚结不了，小婚时常结。在我刚到兰州一家报社混饭时他就已位列该报四大色狼之首。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

却不把对方放在眼里。没事我们抽烟，面对面的桌子，相互望着，在微笑里暗暗地较劲。各拿出两包烟来放在桌上，一根接一根地抽，转眼之间就满了烟缸，却谁都没有住嘴的意思。室内浓烟滚滚，女主任坐在一边看着两个大男人公牛似的犄角相抵着比谁更牛逼，呛得热泪直流也只能把不满藏在心里，打开窗户，又替我们倒过两次烟缸，直到浓烟蔓延到别的办公室引发抗议，才壮了胆子让我们到外面去抽。

若智提议喝酒，我说好。站在小商店的柜台前，打开一瓶白酒，分作两杯，我们端起来，一口气喝完了各自的那份，在漫不经心里，我们完成了两个男人之间的较量。相视一笑中，我们成为莫逆之交。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今后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心说狗屁，你三天两头换情人有过我的事吗？

我在兰州的第一个朋友就这样诞生，他在身体上高我半头，我在气势上压他一头。在我组建工作室时，他因为祸害了无数女同事早被报社除名，已在家赋闲半年。我收编他时特意签订了一份有 22 条约定的协议，简称 22 条军规。其中第 22 条就是规定他必须管住自己的生殖器，在工作期间不得对同事或我们的采访对象有任何性方面的骚扰与来往。

这个想法缘于他平时的恶习。面对一份宽松的工作和性自由，尽管屈辱他也只能选择前者。我知道美国如果给他们的士兵也制定出一条管住自己生殖器的军规，在日本的冲绳岛上，当地妇女就不会遭受美国大兵的强暴。

在一家酒吧，我们采访着那个叫江玲的女人。她说她是天水人，有个老公，现在成了别人的丈夫，还有个女儿，也一起被别人抚养着。她忽高忽低的讲述毫无章法，像一团可以膨胀的乱麻，全都塞





进了我的大脑。她两个小时的废话我总结成了一句：在水之湄，遥望彼岸的幸福。

若智两眼放光，一副见了女人就骨头发软的贱样，时时处处表现着殷勤。

采访结束江玲还赖着不走，说要请我们吃饭。似乎把我们当成了街道办事处之类可以为她伸张正义的地方。在采访之初她就明确要求我们能让她的事迹见报，以她的不幸来鞭挞天下所有的负心男人。

我对江玲说：“我们有规定，不能接受任何人的请客，请您原谅。”

江玲的双眼水汪汪的有一点忧郁，但遗憾的是没让我发现有什么气质。

“吃个饭又怎么啦？”江玲问我，“有规定也不能让人不吃饭吧？”

得说江玲是个漂亮的女人，如果不是她的废话太多也不是我们的采访对象，我都愿意和她共进午餐，有这样的朋友，即使不能赏心也可以悦目。

“您的盛情心领了，我们都很忙，稿子写出来之后会请您先看一下，以后有什么事我们先在电话里联系好吗？”

江玲悻悻而去，若智也现出一脸的旧社会，抓过我面前的半杯啤酒一口喝干，又翻了我一个白眼。我知道，这一次带他出来采访又是我的失误。

“怎么？老年痴呆提前发作了？”我点上根烟说。

“你哥的腰子！”若智气咻咻地说，“煮熟的鸭子飞了，人家说要请我们吃烤鸭的。”

“是泡到手的人飞了吧？你这个夯客，22条军规给我记牢一点！”

“我可不管是什么，反正中午的饭得你管，鸭子飞了我就吃鸡。”

“吃什么鸡？野鸡？”

若智狠了心要宰我一顿，点菜的时候，他跟搞打砸抢的红卫兵一样毫不手软。大盘鸡端上来，他像饿疯的狼一样扒拉着鸡块。我发现他对肉食的欲望和对女人的欲望一样强烈。

“哎，夯客，别光顾了吃，说点话呀。”

他又塞进去一块鸡肉，呜呜啦啦地说：“说啥呀？吃完再说。”

“给你讲讲我昨天在盲流村采访的事。”

“你说你的，我边吃边听。”

“有个叫其其的流浪儿，说他有一回饿急了，吃过一只老鼠，一顿没吃完，第二顿又换了种吃法——烧烤，你看人小孩多有美食家的风度。”

我话没说完，若智就捂着嘴冲进了卫生间。

那年报社聚餐，开吃之前若智说了个倒所有人胃口的恶心笑话，结果一桌人除他之外都停箸不前，那桌海鲜差点撑死了他。我的胃由此受了刺激，一整天没能吃饭，胃却疼了两天。一周以后，我和总编办的张胖子在他家里联合请若智吃饭。待他吃完一盘饺子，我们才煞有介事地告诉他那是老鼠肉包的——由不得他不信，我和张胖子一口未动，并且不怀好意的笑让他心里实在发毛，后来张胖子拿出一只老鼠尾巴扔在他面前，轻而易举就促成了他的现场直播。

其实那只是一盘鸡肉饺子，我和张胖子的守口如瓶导致了他从此一见饺子就胃囊充实并且在进食期间对老鼠二字严重过敏。

若智从卫生间出来，盘子里只剩了鸡肋之类的东西，我笑着对他说：“就是宰我也不能这么狠心呀，边吃边拉，像人吗你？”

若智喝了口茶，瞪着我说：“你哥的腰子，这顿不算，下午接着来。”

“赶紧吃，快凉了。”我夹起一块鸡脖子放进他的盘子说。

若智还没来得及说话，我的手机响了，接起来，是蓁子，她总



是在我干坏事的时候想起我。

“谷子，你在干吗？”

“正在吃饭，你吃了吗老婆？”

“我吃过了，我怎么觉得你好像在干坏事？”

“你老觉得自己像个先知先觉的半仙，我跟若智在一起，能干什么坏事？”

“反正我的直觉上就是你现在不安分，没干坏事就是你在作弄人。”

可怕！连我搞点小动作蓼子都能感觉出来，真要是一不小心红杏出墙，还不全在她的掌握之中？我说：“媳妇你就说事吧，再别这么冒充神仙了。”

“《棠城早报》昨天发了你们一篇大稿子，你看了吗？”

“没看，他们从来就不寄样报。是哪篇啊？”

“《当幸福像河水一样流逝》，今天已经有人开骂了。”

“怎么？嫌写得太好？”

“有人说你们胡编乱造，也有人说你们模仿安顿，我觉得那稿子就不像你们写的。”

“批判我们的文章也发在报纸上了？”

“是啊。”蓼子说，“我看他们是故意炒作，稿子的后半部分也特别差，谷子你没看就发了？”

“最后一遍是我过的啊，我改了不少，文字前后不会有什么区别的。”

“那可能就是编辑给你们改过了，我在文章后面就没看出哪像你写的。”

“他们如果改了再这么炒作不是砸我们的牌子吗？报纸炒红了，把我们炒臭了，什么东西啊？”

“谷子你办公室有人吗？我给你传真过去。”



南子非从 A 县打来电话，说他已经采访到那个案子，但当地宣传部门不让报道，另外通讯员小王要求提高信息费，说是不提的话以后就不再给我们提供线索。我问他：“他要提高到多少才够？”

南子非说：“小王要求把报酬提高到 200 元，还说以后也要按这个价钱走，头儿你拿个主意。”

我们工作室从一成立，就在全省的地州市及一些较大的县区设立了通讯点，通讯员每提供一个有用的新闻线索，我们支付 100 元的报酬，如果通讯员自己写好稿子发给我们，除了有一笔稿费外，他们还可以拿到这笔信息费。所以我们的新闻线索往往比省城的其他媒体更早得到。

我给南子非说：“你告诉他，我们就这个价，你把这一次的钱付给他，如果干，就继续给我们报线索，不干你立马跟他解除协议，在当地另外找一个人。”

“这样不太好吧？一下子解除了协议，万一今后有什么好新闻我们得不到怎么办？另外找人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找到的。”

“如果给他涨价了，我们给别人还涨不涨？几十个通讯员哪，全都涨起来我们的成本就太大了。再说了，一篇通讯稿，他们发在地区报上，最多也就能拿 5 块钱的稿费，给省报，还不一定发，就是发了稿费也超不过 20 块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拿 100 块费什么事？记住，不能给他们惯这毛病。”

“好，头儿我听你的。还有一个事，泥盘镇小学的校长给学生乱摊派，一个学生交不起 800 多元的费用，被老师打瞎了一只眼睛，这事居然没人管，你看我是不是去采访一下？”

“可以，你先去了解情况，有事我们及时沟通。”

《棠城早报》把我们的稿子改成了狗屁不通的垃圾，真想不出他



们哪来这么高的水平，居然可以把一篇新闻纪实篡改出虚假的情节和煽情的结尾，文笔前后不一，更要命的是我们的大名被挂在标题下面。看来我们真是过高地估计了外地编辑的能力，这样的东西不招人骂才怪。

我们传看着蓁子传真给我的报纸，那篇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的稿子和读者批评的语言像一个迅疾无比的巴掌猛打在我的脸上，脸红与发烧同时出现。真他姥姥的！

周洁气愤不过，说：“我看应该和他们交涉一下，这样改稿子对我们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我抄起电话就拨给了《棠城早报》的专刊部主任，问他稿子怎么改成了这个操性。

那厮在对面打着哈哈说：“谷主任啊，你们文章写得很不错的嘛，我们就喜欢和你们合作，你那篇稿子我们适当修饰了一下，反响挺大，今天有什么好稿子啊？”

“是反响很大，我在兰州都感觉到脸红了，稿子已经改得不像我们写的了，于主任你这是砸我们的牌子！”许是情绪激动了些，我的声音也不由大了许多，语气明显地带着不满。周洁把一张字条推在我面前，上面写着：冷静！别和他们闹僵了。

“呵呵，你说这个呀？我们的编辑跟你的思路有区别，这是很正常的嘛，作为编辑，他也有权力修改来稿，为谨慎起见，改改也是很有必要的嘛，再说了，新华社的稿子我们也照样改，至于炒作，这是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的事，你就不要放在心上了。”

“我想问一句，新华社的稿子你们敢掺水吗？他们的稿费你敢给这么低吗？”

“呵呵，不说这个，不说这个。”

“今后我们的稿子如果有问题，能不能由我们自己修改？”

“你知道的，我们这是日报，有时候让你们修改时间上也来不及，再说了一篇稿子从编辑到上版，既要体现我们的编辑意图，也要跟我们的报纸风格相符，这一点你能理解吧？”

挂了电话，我吩咐周洁把《荣城早报》从我们的供稿名单上划掉。

周洁问我：“你就这么炒了他们鱿鱼啊？固定一个媒体不容易呢。”

我说：“从现在起不给他们任何稿子，他们想要，就得听我们的。不然我们老让别人踩着肩膀成气候，这事干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就算垫背也不能压死我们。”

“其实这样的报纸不合作也没什么。”若智说，“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这叫磨还没卸，就开始杀驴了。”

我瞪了若智一眼，心说只有你才合适做驴。扭头向周洁说：“以后在稿子上一律注明：未经作者同意，请勿擅自改动。”

“有些生硬了。”周洁说，“不如改成：如需改动，请与作者商榷。这样也不伤和气。”

第二章

广州一家妇女杂志的约稿让我们有了重新采访江玲的必要，他们千字千元的稿费足以调动起我们极大的热情，尤其是选题的通过让我们有了志在必得的迫切。翻开若智的采访记录，才发现他只顾了欣赏江玲的嘴唇，根本就没记住一点有用的东西，而我因为烦她的唠叨，压根就没记，仅凭大脑中的记忆，实在凑不齐这篇定量为一万字的文章。

江玲很乐意接受我的单独采访，在南关什字的一处茶座上我们有了梅开二度的谈话，我一丝不苟的记录和道貌岸然的提问抵制了可能出现的暧昧。

天水人江玲在兰州像一个独行侠穿梭在情感裂变的缝隙。她坐在我对面，依然明净的面孔有一些疲惫和沧桑。她说自己在两年内经历了三次恋情，却没有一次能修成正果。其实她也知道，这期间的任何一次恋情都使她无法从婚姻的阴影之中走出来，至今还是有夫之妇的她无法与别人结婚，尽管她已做了两年多的单身。

她结婚时，丈夫有自己的企业，婚后她在家里做备受宠爱的金丝鸟，之所以有此待遇是因为她在公司里只能帮倒忙。第二年，她生下了女儿姗姗，心才落在家里。后来丈夫不听任何人的劝阻，又